

永續荔枝窩 傳統鄉村的復蘇

系列報道之一

「香港雖然有很多郊野公園，但因為是保育區域，很多事不可以做，在這裏你幾乎找不到什麼空間做大地藝術。」當從事平面設計工作的藝術家謝斐在臉書上看到「見地：體驗香港的大地藝術」荔枝窩工作營正徵集提案的消息，馬上聯繫了去年才從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吳碩軒等人，希望可以以作品「探討我們生活的環境空間有些什麼可能性，追溯自然生態和人類活動如何才能共生、平衡。」而剛剛從英國諾丁漢大學畢業回港的黃睿思則承認，參加工作營開始是蠻辛苦的，回想起來卻是很開心很有趣的體驗，「短短幾天見到許多不同的風景，是平時在城市裏想像不到的，覺得很慶幸。」小妮子笑言，從小到大都是在香港，「都沒有接觸過這樣的地方，希望有空可以回去幫幫忙。」

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落手落腳 熱血創作

頭天中午天氣仍是朗日當空，午後卻突然下起滂沱大雨，五隊人馬被淋個落湯雞不說，還只能望天興嘆。開不了工，自然會影響一周之後舉行的公眾活動。好在次日天公作美。只是「七月流火」，驕陽之下作業的年輕藝術家們忍耐高溫酷暑的同時，還不得不盡量穿上長袖衣褲防蚊子的進攻。

晚上住在鄉村民居，沒冷氣沒網絡已經需要有幾分忍耐。因為覺得在保育區裏，就堅持盡量不擦化學味驅蚊劑的黃樂欣，兩隻胳膊更是被蚊子咬得一片紅腫。去年從港大畢業已經在一家園境建築顧問公司上班的她卻很興奮地告訴記者，在這裏親自下河，接觸竹子、石頭，「落手落腳起一件建築物或者景觀，跟在辦公室電腦前做設計完全不同，是接觸大自然的很好經驗。」說起此行最大收穫，她認為是認識了一班在此地從事鄉村保育的「很有心的人」。

專程趕到荔枝窩「探班」的記者見到一身農人裝束的策展人、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助理教授麥詠詩（Vincci）時，她倒是一副笑瞇瞇、見怪不怪的神情：在農村只能「聽天由命」！一個多月前，Vincci 聯同五個不同創作單位在灣仔動漫基地推出了一個叫「見地：尋找香港的大地藝術」的展覽，5月28日至30日三天兩夜的荔枝窩大地藝術研討工作營，則是為有志於大地藝術創作的年輕人，提供一個難得的實踐機會。而6月4日的公眾開放日活動，則是這次工作營的高潮。

這不是 Vincci 第一次率隊進村紮營。三年前她因為港大的「永續荔枝窩—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認識荔枝窩，2014 年，在港大教授「塑造大地（Shaping the Landscape）」課程的 Vincci 帶領一班學生在荔枝窩村紮營四日三夜，舉行藝術工作坊《土·話》，讓學生透過裝置藝術，與土地對話，作品後來在上環展出。

致敬本土村落文化

在 Vincci 看來，荔枝窩的村落文化正宣揚着與大地融和的智慧。「村內的風水林、農田和附近的水溪，成為村落生活空間及資源的一部分，可見定居者深明自然環境對村落生活的重要性。村落排屋的格局，回應天然山麓緩坡，顯出村民對大自然環境中的秩序和層次的文化理解。」她認為，荔枝窩村強烈地體現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相互聯繫的特點，「啟發我們在此舉行大地藝術研討工作營，希望通過創作一系列的大地藝術作品，讚頌這種靠向自然環境的村落生活文化。」

20位年輕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很快應徵而來，他們在 Vincci 的「在本土環境中進行創作」大地藝術提案公開徵集中，按照要求以「四人組」組成五隊。有人將此組合，與四人一隊、合力完成一百公里行山徑的毅行者聯繫起來。確實，那種烈日暴曬大雨傾盆之下容不得袖手旁觀，必須四人八手齊心合力才能在三日兩夜的有限時間裏完成構思中的裝置作品創作的客觀要求看上去別無二致，就算是搓泥丸、用竹條或者藤條編織圓球、在竹片上鑽孔，也得互施援手一起完成。落手落腳的同時，也有灌足清泉、仰望星空、夜遊風水林的愜意時分；同食同宿的經歷儘管轉瞬即逝，也很快使得一班之前並不認識的年輕人迅速熟稔起來，一起生活一起創作，互相為對方加油，委實是熱血場面。

見地： 一群沸青在廢村的 大地藝術行動



年輕藝術家吳碩軒正在樹上安裝次參加工作營的作品《窩居》。

(謝斐提供照片)



驕陽之下，4位沸青在村裏的溪流中落手落腳終於裝好了水車。有4個這樣的裝置散落在田埂邊的溝渠、林間的小溪……就等大家每個周末來此尋寶了。

(Kadoorie Institute, HKU/Christina YM Chan)



傾聽大自然的聲音

荔枝窩別號「暖窩」，窩者，家也。吳碩軒和謝斐的作品《窩居》就借用了荔枝窩的「窩」。謝斐介紹說，荔枝窩既是一個遠離城市、被海岸保育區包圍的村莊，又正在進行農田復耕計劃，所以他們首先考慮的就是「自然生態與人類發展之間的平衡」；「以我們所知，那裏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所以決定以雀鳥為媒介，作品以巢為型，布滿村中各個角落，寓意此村為人與自然共生之居所。」

十個由藤枝、麻繩、植物編織而成的巢形球狀物散布於村落裏的棄屋碎瓦之上、田與田的交界處以及密林的樹叢間，作為鮮人留意的角落的點綴，和環境相映成趣，形成人為建築與自然的互動。「希望能帶給人鄉郊生活的想像，作品中藤枝染上了非常鮮亮的顏色，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褪色融入自然，就像村落中的荒屋廢舍，希望那個時候雀鳥來臨佔據其中，成為牠們的真正居所。這是一種共生與循環的想像概念。」

黃樂欣、阮嘉偉、柳少欣、區詠欣團隊的作品《在水一荒》另外一個名字是 dada-da-dadadas，好像能聽見水車在那吱呀呀地轉動。「這個作品就是一個聲音的裝置，靠水來推動，如果沒有水，這個裝置就不存在了，既不會動也不會發出聲音。所以我們這個作品一方面是讓人認識、留意到水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讓人細心地傾聽大自然的聲音，甚至注意到大自然之美。」

現任助理園境設計師的黃樂欣以前就是 Vincci 的學生，她從 2013 年起就參與薄扶林村的文化保育活動，2014 年與村民利用村內一廢棄茶檔創作環境劇場，參與香港藝穗民化節並任該劇監製。去年她在西環（遊戲西環），之前也在深水埗（深水螞蟻節）協辦社區藝術活動，分別以街道及活化工廈作平台與公眾互動及分享藝術。之前為了提案徵集，她自己搭船專門去了一趟荔枝窩，結果在跟城市農夫的對話中，確定了「在水一荒」的主題，「希望令來訪者重新認識水源、土地和生活之間的關係」。

他們做了四個小水車放置在村裏不同的地方。由西門發出，經過流水淙淙的新娘潭，復耕農地的面貌隨之映入眼簾。竹聲水音、蟲鳴鳥叫譜出一首優美樂章。荔枝窩的天然河流不僅滋養稻田造糧，更孕育田邊青蛙、河畔蜻蜓、空中飛舞的蝴蝶、多樣的植物，四個裝置實則是一段鄉村旅程的重要節點。而對於這個四人組來說，荔枝窩的大地藝術實踐更像是他們人生的節點。

畢業於墨爾本大學建築學系的柳少欣自言鍾情於遊歷香港郊區，「探索另一個的香港」，從每次的行山經歷記錄中，他會反思城市的急促發展對大自然的影響。他的另一面向是發掘新的建築科技並運用到建築中，以減少建築對環境的影響並提升建築的可持續再生能源應用。主修產品設計、曾任家具設計師的阮嘉偉去年在生活書院開展木工家具工作坊，專注於從工藝中學習，現代社會與大眾生活的各種可能性。這次的創作經歷讓他意識到，我們需要親身接觸、感知荔枝窩的水源、河流、土壤，甚至如農夫一樣，面對風雲突變的天氣——驟雨及轉瞬即至的烈日，全身心地感受及面對當前的環境變化去創作，「向自然學習，對我來說這是『在地藝術』的可貴之處。」

之前二十多年，阮嘉偉從不知道荔枝窩村這地方。這次三日兩夜的鄉郊生活，「早上吃過農夫做的麵包，往河邊繼續創作；晚上回到農舍和農夫一同晚餐、休息；夜間，村莊上空滿天星星。村內的夏日生活，確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生活環境。」他這樣記下自己的感受。另一組員、畢業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區詠欣甚至寫下詩意的意識流。這位主修批判性跨媒體實驗室的油麻地花王成員，喜愛參與社區藝術活動，探索城市中公共空間的可能性，間中打理天台花草，實踐有機生活。她寫道：

「聽著音樂的米田

感謝務農的人兒

ziiiiiiiiip oh 難眠的晚上

陽光親吻雷雨

繁星慢追日出

村狗趕山豬 牛吃草

寶礦力與綠豆沙的食物故事

集合者終如馬糞

滋養土地 啾一牛叫」